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著

記

重修虎丘山寺記

天下好山水可家也家於吳遂家吳之山吳中郭外山壘壘峙獨家於山之虎丘則人人皆晉司徒也不司徒不可以家此山不遭劫火不見司徒新面目又不見非司徒之洗腸刮骨也山自闔閭管焉以歿護之不得繼相傳秦皇鑿山

求劍處遇虎故名嗟乎之二雄者能常居此乎
哉千載而下孰虎狼秦孰司空晉孰干將吳孰
劍去而重來孰石頑而頭俯本朝開平忠武王
駐兵寺中庇生人亦庇寺洪武宣德再火二百
餘年以次瑰異左右廡周阿而樹上下剝層巒
而跨鏡山腹以踴泉繞清流而置石一枝勁筆
圖寫劍氣懸之天半爲舍利塔已已之歲諸天
臺閣觸手灰應塔嶽嶽不崩敗四抱火合巍然
獨立亦奇也睨而視之者俯若睇仰若嗟歛

辨已忘言是生公亭前一片石也公說法時有
鬼與語說者謂此虎丘賢主人夫游乎洞庭瀟
湘無不虎丘也游乎深閨曲房室阡莊陌無不
虎丘也伐洞庭之木剪瀟湘之黛虎丘可以洞
庭瀟湘矣發室阡之藏莊陌之積深閨曲房之
羸金虎丘又何不可以曲房深閨室阡庄陌也
哉向者生公談鬼豈其人不可莊語耶非耶虎
拜稽首思皇多士一新磨勒瑛然之筆具此觀
者可以家席丘生公必舍鬼而與之長語矣

潞水客談記

天啓丙寅除夜余在講筵以不撰寧國勅作
瑄被嚴譴江右同年比部象卿徐公獨視余
邸中不肯去明年正月蹇驢出盡焚一歲所著
宣大邊防書有中宵夢入金華殿欹枕驚聽潞
水聲句携一帙與俱卽潞水客談也宣大書何
蓋時急遼余急宣大也客談何孺東徐公爲西
北水利作也公官諫垣五月上此書亡何傳御
史杖入獄公徒步護之偵者問主名公請以徐

貞明對遂謫而次其語於潞水云旣而象卿鳩
工重梓戊辰六月余以 環召重來同館諸君
子揖而言曰宣大果中虜書在乎曰焚矣象卿
揖而言曰容談在乎曰在在則爲我記之退而
書其事江右故爲二徐祠其一死事徐光祿樾
以公配鄒先生南臯曰死封疆死國計一也鄒
先生文潔曰憂心如焚公之死胎於此一死生
天下何事不可爲哉張全義屯洛四十餘年始
富饒虞文靖秩富民耕者不行於太定其後設

海口萬戶江南之粟不來王庭以北上發憤述
書猶期之十載嗚呼假如內地漙全義塞外法
文靖專責守令以田功多一不擾民者爲上致
如邊屯將自耕以倡計田頒賞而萬夫長千夫
長視其田得世官又如內屯優復業之令立力
田之科開贖罪之條均寄籍之法除草場馬場
之名邑省養馬商人之煩苛其說果行罷遠募
蘇班戍停勻補亦何減史起漑鄴鄭國漑秦文
翁漑蜀白公引涇馬援引洮虞詡浚渠之烈乎

譚大司馬綸是公言威元戎繼光欲分南兵之願農者以佐公彼一時也奈何治田而計部沮之治河而鄉人尼之哉洪武時監生人才分行天下興修水利予嘗徒步裹糧與薊遼父老詢郭守敬水道斷橋壘石猶有存者低回良久余反覆公疏畿內先京東數處而列郡次之邊陲先薊鎮而諸鎮次之瀕海先豐潤而遼陽以東青徐以南又次之豐潤二百里間皆可以田易葦仍捐其一與勢族無失周官王與藪之意瀨

海墩臺備倭亦備虜部耕卒守墩戍絡南北以
通內地可備卒然之急嗟嗟薊何地也嘉靖庚
戌之後四寇薊門 京師左山海右居庸虜不
從此入以宣遼爲之衛也薊隔一墻三衛勾引
依垣而守地濶人稀危哉可不講於先薊之說
乎

文皇帝權置三衛而三犁虜庭多從獨石開平
出師將欲拓開平迤北移三衛以復外邊時不
暇耳隆慶初尚有言恢復大寧與宣遼並峙者

菴答欵而其說罷噫與水利尤係薊實著也議
公者曰滹沱河不可治似也然公鑒前失不引
丹沁支流而遡桑乾以上保安之田不涸懷來
之勢少殺而浚深州故道疏饒陽以滙真定使
滹沱分行入衛非壯畫哉公不云乎醫必藥而
見不察脈不摻藥安見其不便耶趙先生浚谷
曰京北水利與燕薊省調募秦晉中州水利興
會通黃河無濫觴江以井水利興南糧可省宗
祿可給故北虜漕河宗藩三大患也一水利並

治之予謂東南尤急云公之先郡守東山公九
載令句容積雇役之羨石孔道七十里搜鹽商
道引供茅山祠登日嗽茶父老刻之石書勤儉
忍於上公去而揮淚語惟此治張秋築障水橋
於沙灣與夏少師同里不一及門及其逮遣云
老蒼頭護行在河上不見趙文華而捐月俸餉
詔獄楊公爵劉公魁周公怡沈公東卓哉象
卿才而潔嘗相對白雲樓有菓無酒既有酒
無肴盤桓不能去噫六合之大扼腕才難一問

之內壯猷貞節遡東山暨孺東及象卿而三矣

司農劉公重修滄聖塘記

念劬劉公令兩邑救亂倉猝興利除害中州僕
而祝之晉秩司徒涖吳關遼餉一萬七千有奇
水涸五閱月公所免貲籌舳艫各盈尺小者減
權半卒用節縮度支無缺額自滄聖涉楓江土
堤亘二千餘丈董公覓石又二十四年波翻獸
躡疏理而柔徒苦足繭乘苦蹄刈公邈其本始
椿浸於奔流也錢糜於石賈也職金而之厚下
宅之吐水疾之臥大石覆之樹林石纜之冊號

段紀名姓以經久之駛行者吉行者孳行者負
行者二十里之內翠激澄瀾雲烟未既山銜半
邊之日濤白競渡之帆是役也創利建庸傳信
無媿詞公德宇寬裕心動以誠支節必力父老
言日放三關無闌出入榜人前歌後舞如入故
鄉見其父兄有客過之倚水一聽如喧廣陵之
潮公之令永寧也分藩析桐棚殿供億畫龍鳳
而不彫幾木於孟津役於洛陽準官斗於洛瀋
裁誅求絕盜獻大璫斂手而永邑罔聞知靈寶

張國安反號萬人城閉半月公以他邑長令輿
車馳諭洞開四門始哀甲繼佯款三縱而期之
日果從間道降公永寧曠賊屯雞子山方宴客
遽選將給蓐食夜行矯發倉計散之薙其魁於
陝公聞變疾趨不難不竦邑不被兵忽捧調檄
皆就道持義聲爲軍器是以有靈寶之擢初夷
大難訛言劫獄賴公底定禁斷邪教東省之妖
不蔓公爲令酌開支緩急參伍鈞探飛詭自獻
獲囚簿忽自袖張炬焚之賊以不恐徐按治無

脫者爲政弛刑薄征河灘免丈三村減額故矢
石之下願爲盡力大都柔惠小民而鎮定大事
故事鋪戶侈賓筵不給取諸耗什而二之且三
之他若沈石於竹青張焰於綵綯恣所求索悉
自庀具給顧直費汰役勿事以公廩佐部贖故
庭無片牘關天下事成於恢宏敗於寒儉公大
度運以深計長材應以急智惟賢且能緩急可
恃嗟乎吏習之囂也關市尤甚羣不逞之徒追
趨逐嗜如入百戲之場亂其紀綱卒然有急藉

手加賦私相攫拏苛以繁刑峻罰至亡紀也予
自入朝以來所覩記旌廉能之計吏 賜宴加
秩

天子廷見褒美而公平寇亂於靈寶頃 詔書
特高農部之選視春夏曹非公其誰哉

史侍書奇忠家祠記

神廟俞修 建文帝實錄 詔復年號遜國諸
臣知與不知從與享之侍書豈其餒而侍書遜
國所不知之一人因侍書而知所不知者祝髮
三人扈駕水關二十二入路運七人行遜四百
六十三人不知何病 天啓辛酉仁錫於奉化
謁戴探花祠寧海吊方正學祠徬徨八百義士
瘞王之井竟三日不能去大呼曰八百義士姓
名安在乎至台州過東湖樵者祠微雨磨碑第

載 舊皇帝何在一語驚惋赴水耳孰知九人
息從以鐵捧啓鬼門卽樵也神樂觀中主臣帝
地夜坐卽樵也中和橋畔呼艇載師同舟入人
樵其一也襄陽之行先至廖平家者樵也樵爲
誰鎮撫沅人牛景先何以知之以史公自叙致
身錄知之致身錄公家不傳藏之茅山道士手
授焦弱侯弱侯垂老爲出此書以傳信於史牘
公書自永樂後不紀號紀年不稱君而稱師師
之號大矣哉天降下民作君作師故曰觀我生

觀其生處死地固生者以大觀順異生以中
觀天下生以神道設教生致死能生師統接君
統先生大有筆力辰伯是以刻奇忠志敘事簡
質可風或問伊川曰郊祀乞恩可乎伊川曰去
大夫道一乞字慣開口是乞吾鄉有耆舊郝郝
鄉賢祠宣傳今年某顯要入明年某公卿入
苦之謀別築一室延季札諸公以出於是史辰
伯祀其先侍書於家進不能額諸朝退不
與握齏伍君子聞而痛之辰伯便欲祀劉靖節

政錢斷事芹黃給事鉞龔安節翊與先生稱一
郡五忠祠祔以高義楊福高隱王賓則季札諸
公不甚寂寞矣乎嗟乎先生之來食也必何也
清遠軒師所居也水月觀師所篆也忠孝堂師
紉衣進履地也曾孫鑑師所命也金川之變與
師共患難于國新皇帝追勅師又與臣
共患難於家臣也萬里覲師茅菴而蕭寺分羹
酌其友之死師也萬里泣臣草土而書堂觀鑑
筮其孫之名君臣肝膽道義師生千百年後師

能不遵赤水麾郊龍直遡黃溪而小臣騰衆車
使徑待乎向也尋師絕徼今也薦俎一堂昔也
位師于上濟東臣西盤餐何其荼苦今也祀臣
於家類歆禮秩栝棧孰非露斯昔也馮淮呼馬
郭節稱雪乍僧乍道葛可衣鍋可補鎮撫可山
樵今也尅蓋不忠安招魂不楊葉自去自來樹
非深林非密身非犴狴已焉哉免於永樂死於
宣德滇行之後告奸什七戈矛息矣 國無人
焉莫我知今知矣王詔未至藏閣無聲今聲矣

補受貞之詩與贊吳戈定之表曾孫善之狀此
恍惚惚半在雲端今如太華之伸巨掌矣襄陽
浪穹生下山阪有時雷填填雨冥冥同宿分符
顛顛臥榻尚記依西平依浦江深陽却黃溪追
石梁歛袂君乎霾兩輪而臣乎羈四馬也魂魄
毅兮死於獄而不自明茫茫宇宙吾君在焉號
呼其不聞側身而無所哀哉啓床頭酒歎松陵
絕甘者二年孰知小臣死數百載徼吾君一
一藻臣死於獄師猶在滇書付史氏師杳在

臣死論定不如臣死君生臣藏帙於名山也豈
如隨帝昆明而管招楊葉之快生則竹杖芒鞋
重慶白龍彷彿常不在死則絰結蹇產燕幾金
川魂氣無不之昔逃雨之君臣今麗日之星計
一朝之燕饗非甘旬有六日之行乞非饑片這
之中秘非榮九死之鬼雄非悔較書轉餉戴星
勤王安靜法祖言猶在耳朴材委積端坐而讀
儀禮也高馳不願 廷奏而極奸貪也舉長天
射天狼臣欲提劔斬增壽斬景隆也非俊疑傑

執邑犬之羣吠御史昌隆可廷辱也情與質信
可保盛庸可原也輝祖可擢也氣於邑而不可
止奈何哉江南重賦以繩四姓一日之頑而貽
生靈萬載之毒嗚呼帝試臣四書疑一道事君
致身臣不疑矣豈惟九廟之靈迓之几筵卽
吳中父老子弟宜貌公擊貪生像減賦愁容
集季札諸賢近招靖節六公精皎皎以往來如
漱正陽而含朝霞也夫

重修寶應元君廟記

余以壬戌元旦謁元君詢故剏嘉靖壬戌六十年矣神降塞河憑木工而語部使者迎像堤出維纜放埽埽不受繫自移決所去堤仄而止處與隄合挿銀箸二又憑而語其廟我於晏廟址廟成地不海而產蛭自是堤不決四年即決遂禱塞之捍苗禦患不寧省奉莖捷竹沈玉費若軍餉馬草馬價班夫多取辨執檐匾帛之客其挿三箸何哉神若曰高郵之覽社寶應之祀先

建險悍扼漕自開康濟避甍社彼池光滙天長
盱眙諸水下槐角樓張兩翼夾擊東決憂田不
治憂鹽場沮洳開新河存舊堤宋不有陳顛之
一疏乎插箸河干以待能者此箸一借于陳恭
襄再借于白康敏蓋

神祖之額弘濟也水高于田藉倍弘治而賞蠲
減前比急泗水議開周橋周橋開湖不注淮隄
不障湖是棄高寶也高堰奚設哉

天子登極之元年召選史職廟以五月十八日

奠寶鼎遂謀借一箸爲神謀弘濟河之濟也在
四潭及二閘止耳餘悉土土疏惡宜取諸歲修
里爲式歲築若干里漸至三十六里皆石不然
國家安得再有十二萬供寶應尾閘哉前此陳
公燧不改二閘令徑直易漕平堤策之下也此
寶應爲上濬淺理河之庸論也寶應爲急務博
節省之虛爭毫釐之計天下事敗于寒儉鑿諸
請再借一箸爲神謀河淮夾流無名山以鎮而
濟瀆巨湖誰實控扼元君神謀壯畫宜在淮楊

賈士先而治淮于淮不若治淮于河意者神爽
樂游于高堰周橋之上及淮河之未合務分河
而殺黃必有上清寶文理水之法玄夷蒼水金
簡玉字之書俾強河分弱淮振無若吏人皇皇
置淺建閘束河泥沙開海口出民田補苴萬分
一也壬子之變能不寒心以骨立哉然後吏與
神各舉其職夫寶玉見而肅宗改年與改邑攷
其時史朝義方圍宋州淮河道絕刺史崔旆叙
江路拉南山入關獻定國寶十三誌稱小康寧

置勿論赫赫我皇懷柔山岳欽哉率作興事
鼎黃耳而實鼎玉鉉而節節也實也皆治河之
大經也

泖湖湛應殿記

是湖也古之由拳秦之長沙或言沈而爲泖或
言吳平後陸機兄弟游此十餘年至其瀉黃浦
道小吳淞湧孤沙於滇森峙崕闕於蒹葭乙丑
秋日與小真金君雨中過之俄來九峰之青嶽
然曰惜哉東南貧兒十日傭而得百錢其子竊
之酒肆稱伯矣貧婦百日績而得一縑其夫被
之柳巷稱郎矣入金閭炫然奪其目登泖峰沸
然奪其耳意者山川不自斂而藏我民之鳩鵲

也則將呼風風雨雨而告之又亡已則呼潮音
閣大士而商之思昔水利頒集巡撫久任吳淞
開而文貞相此吾君吾相數百年經營澤國與
區也昔人急西北故急東南在今日北以田功
水利爲塵飯而疆圉屢損其病在東南不在西
北不如專意疏治東南以旺 神京之轉輸乎
所以疾呼大士蓋世有不可解者三士夫念佛
而吝布施僧徒各繕精廬而坐佛於泥滓富人
不行義三者東南尤甚順泉鄒翁固大士之所

呼而修湛應殿其一云

重建臥龍街關廟三義閣記

關廟鼎革載在欵議不具論竊有慨於季漢之際也治統至季漢而始裂然人才至季漢而獨完君臣魚水兄弟友生之誼至西蜀而始全然事功至西蜀而獨闕自古人倫品概垢之不濁風之不霾鏃鏑之不折不扣至三義而始定然史編至三義而獨殺余謂殺之乃以定闕之乃以全裂之乃以完天不生弒帝弒后之操丕則昭烈之大節不彰天不生帝魏寇蜀之陳壽則正史

之是非不白壽賤史耳何足妍媸而諸君子以
椎剝爲功范氏擘正之後漢書習氏鑿齒正之
漢晉春秋張氏拭正之史編朱氏熹正之綱目
則何勞覆說哉一陳壽也故入之以爲陽予魏
陰媚晉甚且以凍水氏之祖生於典午故後人
爲之諱行事故縱之則曰志何以稱三國也揚
戲季漢諸贊何以不削也孔明誥書何以有殊
功季漢語也又以曹髦之弒曹奐之禪一切不
錄併爲壽罪若然是反爲開一出孔矣今議論

日刻而適以寬皆此類當時不帝漢誰帝乎不
寇魏誰寇乎或以孝獻配周之平以昭烈配魯
之隱亦非也故曰殺之乃以定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此特筆也余卽以爲三義案夫昭烈乃心
帝室方其破黃巾縛督郵膽智固已遠矣孝獻
播遷帝甫栖遲揚瓚莫適與謀及領徐州牧天
子在操腕中與袁紹連兵擣許紹敗奔荊州
又弗遂然後入吳併力破操議包荊益忠武定
筭江東君臣方在危疑英雄當機非昂足不辦

自許田一百天顏卽九閭萬里貢獻未通竟何
嘗須臾忘孝獻哉董承受衣帶密詔誅誅操不
幸而泄最後羣臣遙表爲漢中王拜章驛上還
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蓋亦操所表封卽
壯繆封還誥書意也魏旣篡漢始以建安二十
五年爲章武元年倣漢光武自立爲蕭王卽位
河北故事豈不正哉是以一依揚再依瓚三依
布四依紹五依操六依表七依權八依璋依之
爲漢天子擒之亦爲漢天子景升不得不戀荆

州不得不取流離顛沛不得不以孱夫自全長者自處史稱與下士同席同蓋使刺客刺之不忍刺投機赴會不得不疾如射隼忠武不得不三顧三人不得不一體聞孔融之殺不得不流涕慨嘆督五谿八蠻爲伐吳之役忠武可以不諫趙順乎可以諫不聽萬乘不得不冒矢石虜亭不得不敗白帝城不得不與權和蓋在忠武侯操不可與爭孫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成苟中是以操不畏四州伯之袁本初而畏一孤身

之劉玄德爲其仁也壯繆桓二侯合鄉里徒衆
爲禦侮及部司馬侍立棚衆再守下邳玄德妻
子三被虜雲長以計奔表翼德將二十騎據水
斷橋瞋目橫矛亦爲其仁也嗚呼壯繆旄頭不
繫壽亭之號桓侯槩上不掛嚴顏之頭而愚竊
大不避報曹之說夫賊操何恩烏用報耶不斬
顏良必無策以奔表操在公術中竟弛追騎偃
然出奔不虞強敵在其背爲昭烈也何報之有
不然嚴將軍不報翼德豈以其故貶烈哉此卽

以秉燭達旦目爲奇節之鄙語也許田露刃叱
吳請婿正昭烈衣帶密詔中心事見其大者耳
樊城之捷操怖而遷都後有伏權死於臨沮天
乎或乃以忠武不出師佐之又謂孟起方領徐
州益德亦寄北門誰可遣者皆妄論於赫壯繆
何必兩人張其軍乃不敗哉夷陵之師翼德率
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爲帳下所殺蓋恨不
早見壯繆地下豈暇擇患耶封西鄉侯策云以
君忠毅比蹤召虎亶其然矣始昭烈語翼德有

鞭撻健兒勿令左右之誨後人傳會遂以壯繆
侯善待卒伍而騎士大夫桓侯敬君子而不恤
小人則聞魚水之言受起逸絕倫之評歎無間
費詩立談遽感悟拜前將軍可謂驕於士大夫
者耶蓋昭烈一心孝獻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臥
龍本謀吳旣違盟壯繆蹉跌曹丕稱帝苟利社
稷則專之其敗則歿之古今不可以成敗論英
雄者惟殷三仁漢三義耳后皇帝追謚諸將相
武卿侯以下纔數人而獨以壯繆卽爲貶議夫

明威克直有天帝之尊而庸夫豎子猶鼓唇吻以鬪於一穴之內悲夫弇州謂至誠無息足以當之若汪公道昆以壯繆薦五倫之三抑何言之不該哉嘗謂天不足於西北以仁義補之天可補况國乎殷有三仁殷至今不忘漢有三義漢至今不忘故曰裂之乃以完管人以昭烈君臣比之孔顏師生何計利敗故曰闕之乃以全噫嘻昭烈之有北地王也壯繆之有平也桓侯之有遵也桓侯長子苞早夭遵苞子皆以死節著

三義之後各有三義漢業亡三義補之三義亡
三義之子孫補之天地之仁也三義之仁也與
大地無極其壯綵乎靡跂已

重修寶帶橋記

姑蘇志寶帶橋去郡城十五里跨澹臺湖南北
長三十餘丈今呼爲小長橋唐刺史王公仲舒
捐帶助建紹定五年郡守鄒公應博正統間巡
撫侍郎周公忱再修閣學陳循記曰漢武帝開
運河通閩越貢賦首尾亘震澤東壩百餘里風
濤衝激王刺史始作巨隄障之通挽者路然湖
之支流斷堤而入吳淞江以達于海者堤不可
遏宋元以來橋遂坍塌有司駕木以濟廬陵周

公與知府朱公勝戒有司漸次節省以庀材用
又四年秋率朱守及長洲侯周公旻吳縣侯某
公錫往度之咸具耆民李禧等董之爲長橋千
三百二十五尺洞其下凡五十有三高其中之
三可通鉅艦石二萬二千六百丈木四萬二千
五百條灰二十四萬三千六百觔錢一萬四百
觔米二千六百石冬十一月落成班班可考也
余每過輒憶橋一石獅歆臥先祖文林郎敬齋
公崇溪農漁父立之途先君篋仕暨陽調繫語

溪叻遇停舟湖光山色影落林酒手摩獅子微
見中流墜石呼長年引繩丈之憇井亭見一斷
碑爲遂昌令施霖記則二誌皆未入記曰錄正
統迄今嘉靖三十七年歷百有餘載雖嘗葺治
不過小補溺于橫流斃于險石橋以一藩障三
萬六千頃也巡撫尋齋趙公憲副鏡湖熊公郡
守三山溫公別駕華源徐公目擊喟然會海夷
犯順久之事平郡諸公丹經其地以祥符釋子
圓明疏行于郡邑適徐別駕署縣命水利丞周

大經估勘請諸巡撫見海翁公郡守龍池王公
感報可大經往盡乃心勸導 有法始于戊午
九月成于己未三月余自獲此碑乃知神物護
呵雖一命亦有所濟丞如周亦不可泯也况大
吏乎昔天台師路逢一僧偕行澗水暴漲僧邀
師同渡師曰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踣波若履平
地復回顧呼渡師咄曰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
脛僧嘆曰真大乘法我所不及雖然自度度人
二也師能自度何煩僧度僧能度已何難度矣

襄汝衣有水同無水斫汝脛無足同有足欲盡
作天下好事大乘與小乘何異但到處勿放過
自度與度人何異度一人與度千萬人何異蓋
有志焉未逮也癸丑秋水大溢余謁先君名宦
祠過而危之石欲落不落迨歸石半落在水濱
不可問圮二十五丈有奇夜無巡檢此機不可
失直指將按松陵俞觀察公維宇先君同榜慨
慷方事荆溪予過家不入逕詣謁館余萬文恭
公書院驟聞前語掀髯笑此咄嗟辦耳余曰否

事必不行公色變余徐曰檄下不行再則催三則怒怒已則事亦已識時務者存乎俊傑是直指之所必經也已爲之孰若人爲之須一開口耳公悅會二守許公爾忠廉而敢勇受憲令予作畱愆之未幾長吳吳江設三廠乙卯竣工又數年所謂高其中之三以通巨艦者前此稍支吾至是濫激淫嚙作奔勢臨上流太湖直瀉石墜如覆水長洲葉侯成章真父母余奔告之如癸丑公立捐數百金余竭囊襄事工速而固則

疾真實心誠信于波濤浪爲吐花石爲點頭青
山爲啣牛邊日以照耀光顯之矣迄今無紀載
先是乞文于俞俞曰吾何力之有葉侯亦云倘
余又復以借之齒牙諱行好事反不若嘉靖施
公斷碑埋荒草敗亭猶有憑而拭之者然恐墮
文字小乘見終願褰裳問渡游大乘法器中不
作自了漢也

江右玉泉周孝子記

玉泉周先生故衡府紀善是修公裔靖難師至
公已爲藩僚諸相約歿者或勸進不復歿公卒
死人以此多公數傳有先生先生幼謹敏如成
人塾師始授論語輒問孝弟先於學文師啗其
奇弱冠舉茂才異等不第戶外執經問執者履
常滿有西河河汾之風所獲脩脯盡營甘麗嘗
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敢以貧故
儉其親餘則給仲弟四世未斫箸有里中兒而

雪僵道傍垂絕解所挾續甦之掖以歸身凍且
病善行純備氣義激人方翁當殞時鄰弗戒於
火先生身翼樞板號不輟忽空中人語無傷孝
子有赤衣絳冠者鞭風風反轉車無恙他救焚
皆焦爛先生獨處烈焰中衝突如平常眉髮燎
盡竟無恙長洲史氏聞而記之曰嗟乎古有言
求忠臣必孝子之門茲孝子乃出忠臣之門漚
芳酷烈固有種歟當金川不守藩臣就義食祿
盡心之節上乎

文皇帝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
光目之以子享之以名腴之以道天旌孝也至
矣經曰孝通神明惟孝得氣之先如史乘所載
劉平之就烹江革之採拾鹿觸籠而齧虎庇廬
而祭嗜魚而裂泉思并而掘粟甘露降于連理
三星燁而疾瘳且天之傷物猛若火疾若風孝
子獨反風滅火人謂旌孝子謂旌忠先生令子
諱應茲初宰吳門至今伐洞庭石紀遺愛者不
絕與先宮諭爲師弟子讀家乘述之銀管爲先

生記焉先生諱克超字子卓玉泉別號云

重修天妃宮記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秦攻匈奴致負
海之粟輸北河之倉率以三十鍾致一石未收
海王之利意者海神不爲使也天妃女子于莆田
之湄州林女也勤濟渡旣爲神皆見海中立危
檣燈火動則風迴帆轉元禮秩視嶽瀆然非自
元始宋志之詳矣初祠于莆水旱之不時民有
大疫必以告旣益封順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
助順顯衛英烈嘉應協正慈濟善慶顯濟歷元

祐宣和紹興乾道暨淳熙紹興嘉定嘉熙所從來甚遠或起風濤烟霧擒寇泉州或出甘泉療興化或迷賊道反接于廟或止錢塘之決潮其最著者宣和間給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麗獨路舟神火見無湛溺嘉定間金人寇淮甸雲中皆神兵及戰紫金山復現像三戰解合肥之圍雖百萬甲兵不能及也軍國之事漕爲大自元封護國庇民明著天妃天曆以回七日之磯風濟百千之運艘益封靈慈宮至于今卽海運

罷而祀妃不絕有以也胸山海門有料角沙以竿深之淺之其淺而生角則名是海可量也盜可使也于是亡命之朱清若風與鬼蓋神使之然而又使之與其徒隨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開萬戶府者三非朱清張瑄及善造海船之羅璧不以官故宰相不難于見鬼盜賊不難于得官而後七百萬石自至元二十年及天曆二年歲書運米之數以徵失亡少有深意云洪武永樂間輓七十萬石于遠于燕會通河行始罷或

謂浙西東瀕海一帶繇海十日可至神之聽之當何如也且天津登萊既有汎舟之役矣遼民在海島義而思剝奴者神何以活之黠鷲倡亂神何以殛之頃八閩屢報擒斬意莆泉神所出游乃秦晉二東曹濮間相率陳兵驅之入海卽上首功什宵旰矣聚百千萬群不逞之逋逃于海人謀止此矣惟神聰明正直何以處之是將帥大吏驅賊入海人臣之膽已卸正恐煩神畫也其能晏然已乎神苦心勞思寢處不寧又其

官吾儕又能晏然已乎

重脩長洲縣學儀門暨名宦鄉賢祠記其
江右晏大夫貳守吾蘇士之有節廉者皆稱之
署長洲澤國父老扶杖望顏色大都曰清曰便
曰神暇而詳善處事凡事有成法圓應而誠至
長洲賦役如蠅不當公一瞬時度閣置吾邑更
數銓不來唯恐逋賦累官公獨哂曰官也有命
也有義也賦也有源也有委也几席有溪湖焉
簿書有魚鳥焉期會有紫氣焉催牒有慈航焉
廟堂之急急邊陲監司之急急職掌吾於其間

寬一分一分惠矣挈一絲一絲理矣蓋長吏不親民何以親士然至於今民不可得而親也親胥史耳慈母不能接膝語其子所賴者近聖人之居與膠庠人士課誦詩書幾幾乎山童澗叟如瓊芝瑤草布于野田乃日與多士坐春水天上之舡諮求濟渡穡乃秋民乃邇故親士然後親民其苾芬相接也糗餌相芳也於是晏大夫之勤學宮可記矣先儀門何也示堂室之有棟也自罷百家之言諸不在六藝之科與孔子背

弛絕弗進莠當門以必鋤矣余讀易至太過而
懼四陽居中何懼焉天際之翔翬韋斯壯試叩
本末彌苦弱爾不極其剛棟斯隆焉獨立則不
懼不懼則不弱識量廓情性平夫子之牆萬仞
薰之而和奏之而假吹之而律劑之而味自禮
門始名宦鄉賢二祠並舉何也示棟有輔也太
夫而賢不求知士之仁者知之士而仁不求知
大夫之賢者知之相知則相規相規則相輔成
者可作况生者乎公一舉有門有堂有室有棟

有輔乃所願則學孔子自事君以來能臣不乏
孔子曰吾事君未能也今親見

堯舜之君矣未能可不求否求之可不風不雷
逡巡大作否大夫以是倡也交覺其未能交不
安于未能無蓄力無蓄言輔車也可以呼將伯
之助風雷也可以衝天吳之濤沼汜也可以迓
天帝之格土缶也可以歡牖納之樽則奚憚而
不求且勤政訪道史冊中瑞雲華日也遙想之
簡編而近捧之丹陛能不喜龍光以耀之鐘磬

以鼓之正文體以鵠之能不懼百相求百相勉
公於是合中外之能以事君又合中外不敢不
求之未能以事君試上質諸孔子旁質諸大夫
士生於斯吏於斯者以共繇是路出入是門一
意親民勿親民之讐親士尤親無求無欲之端
士是舉也義學博王公勤訓嚴課以國博行與
范楊二廣文互襄厥成則於法得並書也大雅
不云乎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人才作于國中興
綱紀張于四海有以夫公簿曰曙號季復江右大

縣構李上考兩地循良聲動吳越之潮蓋推救
時巨棟云

銅井山重建石橋記

山以鑿坎得銅有泉出焉窪爲井懸巨石如墜
入井呼則不得登固與區嘉靖間郡有倭警多
居此亦安壤也范石湖先生記凡遊吳中不至
石湖不登行春與未始遊吳無異余曰凡遊光
福不泛下崦不登銅井與未始遊光福無異銅
井之勝以太湖帶下崦以下崦帶上崦志鄧尉
而西之則沈潤卿記玄墓而茲青芝以左之則
袁胥臺瀕湖諸山高出鄧尉而以安山亞之則

都玄散天爲漁家開下崦晚空畫舫駐中流則
吳文定雖然其勝也以橋虎山橋在亂山中文
筆銳而去湖遠銅井橋峙亂水中而挽數萬頃
具區以運腕又邇龍山其茲雄也空攷郡志經
闌三百九十橋樂天詩也及宋始甃以石此橋
昔木而敗瀕危數人今石而永貽安百世將後
人之功倍於前人故此日之費亦侈於往日有
奮迅踴躍而出卽髮可捐囊可破也况茲山也
天雨玉耶梅花三十里天雨金耶桂花千萬樹

其奚有於一橋橋成之日予將登焉遙望山之
半石皆拔起如張巨翅鳳凰也高五百餘丈岡
隴抱巖岫綴幽而曠鄧尉也山半面湖遠見法
華如屏浮于水面奇石高松谷嘯數里玄基也
緣溪一橋如伸左臂昔日養虎今我秣馬虎山
也自西崦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檻與湖浮青
芝堤也樹樹凌波香雪撲人霏桃開之蟠螭朝
士西磧也一望太湖極壯烟霞亂抹近者九龍
遠者茗雪也

重建悟石軒記

生公講經處有點頭石者或曰異僧竺道生聚石爲徒石皆首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有匪石之心介於石矣有介於石之人擲其藏不終日矣夫聚石爲徒而無聚徒之名石皆首肯而無贊頌之迹神道設教固亦有之余則異於是勸富翁無藏金文士無藏彩武士無藏勇俠士無藏膽韻人無藏趣酒人無藏量此造物之無盡藏也顧野王不云乎茲山高不桀雲深無藏影

果若而言首肯者不獨石也

重建荆山口橋記

天作地作時作人不作君子懼焉彭城近兗作
十有三載乃同其地用動不用靜予渡河而北
道荆山口有石鑿鑿蓋細民作錐刀之末亦作
焉以風大吏勸有土之長誰舍諸嗟乎彭城王
氣所鍾今與蛟龍爭此土昔也斷橋捍蓮妖賊
乃裂車軸以渡徐州扼河嚴守作勢意者力倦
而不能攻亦鄉人斷橋力耶事平興復畧有次
第彭城舉廢詎止此予爲撰記蓋橋成而南旺

呂梁諸巨浸東省七十二泉三百里橫溢之水
有所洩二百里直下宿遷之水有所歸殆非細
故也

義田記

先生忠義填骨髓始緣諍

國本空署諸官萬里之謫澹然自得季通不撓
之節自此始也一日手朝聞道夕死可矣菟裘
三示愚愚讀竟因歎生年百死年萬下可死焉
可生先生痛砭偷生而得正以斃於是次矣吾
鄉緹騎之變先生在邸苦心調護郡人像而祀
之愚入都夜語先生爲人排難解紛必與計長
及其身環甲冑料敵如神矢無虛發茲事如

何下劑先生曰不可理是非則日夕引暴子弟
焚劫禍患冀少衰止爾逆璫窺而銜之在光祿
不少翫狗故諸君子因削奪起先生用削奪死
雖然既聞道則死可矣以節概若此以復淪老
功又若彼哀冠易名之冊人倫宗焉

上予祭葬予廕秩少司空有子廷棟疏于朝
實光顯之歸襄大事肅入賢祠因桑梓之公幾
几筵之美早旣太甚仰視榱桷如聞嗛息曰先
公貌有憂色施繇親始孰義田急乎况手所措

據也有典以貽其修明之便更益以祠田與義田等歲終合祭始祖子孫燕會穆乎古矣初膳族百五十畝遵先生約行之三年而后謝世茲法不更置首喪次葬次婚次再婚支分派衍則本宗同族曰身曰妻曰子曰婦以別之月給歲給以殊之母族外族表親師友以等之酌恤閭里以終之疾病非已作乃給所以勸養生故曰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今之義田產侈多而亦精庾入私而不公不敷傳子孫因以利旋困

以譽蓋宗子之令既不行又無義庄畫一之規
以劑則之也善哉乎與祠田並議夫歲終祭始
祖而又臨以有功德爲族所宗者自我作法亦
猶行古之道洵彬彬象賢也夫愚讀韓文曰十
六七時未知人事知仕爲人非利已也及年二
十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知仕不唯爲人
耳其言甚質亦竊怪二十時距十六七幾何憂
貧至此意者謀于所親兼其親之衣與食而益
計之歟故又孳孳于具裘葛給窮孤也然則韓

良鄉重建縣署記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極雲龍風虎之威
一覽于

太祖高皇帝再見于

今上夫驅除胡虜中山輩贊贊襄哉崇禎二年
冬奴踞遵永薄都城大殘廣陽時方簡异材擢
繁通畿務噢休利貧弱朝奏夕可良鄉侯最殿
自南宮令單車入道滿融獎歿招魂藏其毅骨
哀鴻四集則計日贖之田峻勸志守種給之借

困廩于房山箬四事上諸朝武備也獨租也
俵馬罷諸民也駢馬官自蓄也率報可昔方二
月自春徂夏虜晨旦疾騎可馳築城濬濠神錄
大砲畢具簡鄉兵成忠義軍有警櫻城以暇治
田其兵可聚可散可散而卽聚踵糧入城寇至
鬻之充餉寇退仍散之民設馬步衛官解盜皆
悉其主名捕論如法三郊三遂之民時乃芻茭
以朝氣爲戰氣椎牛醢酒人人願一當虜則以
工作活餓夫以征逋搆堂室首初政事堂後署

三之層舍六之倉庫吏廨備尤孳孳驛遞其言
曰後之令此者于此畱心不爲驚擾十年之間
丘墟可成樂土夫地有九藪燕昭余一焉水甘
土厚至良鄉不然鹽澤水南自龍門口來然漑
田絕少正統中城猶土隆慶初安令始甃以磚
引水環流旣而牧地沒荒種馬歲減猶苦不給
皇華固節如耕石田久矣召穆公虎之管謝也
原泉底績徂征淮夷疆理至于東海王錫圭瓚
秬鬯錫土田虎拜而勒諸廟器公喟然曰錫土

田何如復民租銘彝鼎何如鑊肝膽賜彤弓何
如父老子弟繼自今累世不見兵革軍旅倥偬
間風勵學較彼都人士出言有章武夫干城况
文人乎子衿之誚鄭在王畿詩人懼焉吾知免
夫昔中山垂老將山海者九年渝關大振

上知人善任與

高皇帝廓清華夏功在萬世同以一令條上復
一邑租因廣諸畿郡錫類不更遠哉

重建東禪寺諸殿復立辟支山門文昌高

閣記

附題酒仙傳

池中生瑞蓮類有之捨爲寺如陳丞相罕矣丞相未有聞也以捨宅著三國之勅建國也則院唐大中之改東禪明覺也則寺太湖之石自泐沼池之蝦半紅天下盡掃瓦甃空擲疑在杯中聞騎猛虎斯何人耶且夫渡河之虎惟恐其不遠鳳凰之集惟恐其不通是以虎不親吏而親佛吏僞佛真何以吏僞博官市名虎故不親何

以佛真噉酒賦詩虎故不去是球禪師之高足
耶雷神爲言辟支佛耶石曰不開酒家餓於世
路不平風波如是解紫爲帆我不可恃若到無
波還須尋想噫大珠吐光怪平地驚覆舟自叅
禪龍冊以來歸寺建隆歸骨祥符所繇來久矣
像坐殿中先君構室居之兼與寺僧仰峯存巖
今梵林交三世仰峯大拓殿宇未竟之業梵林
一歲僑功蓋余自辛未冊封歸因撫酒仙石柱
曰山門可興矣又憶仰上人語此城中巽在焉

百秀流東海巨吸高閣臨曠地長空亘鎖鑰
巽水吐吞必有天海奇文補浴妙手百年前
中丞竟出盤桓指點形勝宜在此地父老猶能
道之文昌可閣矣予也聽雨門關清溪波綠
介僧紹居綠陰坐樹如影隨形每企前輩風流
一索松枝笑語今此閣成東遶清溪西田伴
我何不然○既作此記梵林手捧酒仙像過無
夢園余觀畫像仰天高骨有紗帽一冠披袂於
一或傳騎虎入郡堂三千石夫婦謝簪履送茶

山河之貴問道于其側也此園修竹數竿倚
一童子執酒壺師右手揮杯左手繫塵脫僧
鞋傲骨偃仰吞吐其上余嘗笑首陽二士窮餓
自甘上帝置之桐栢觀子晉彈丸地遜天台作
常住智不逾中人而五百里內外皆祀伽藍茲
亦居之不疑卜必告至于余苦兩國清數日茲
示之忍耐亦奇矣有兩苦禪尋幽小居三小室
辭亦吝矣君何修而耐煩在山割片席其未可
悲夫滅生之除用太濫雲間之封拜不待細說

之血食相繼竊爲造物惜之又如瑞蓮開丞相
之花澹湖分仲舒之帶而以名其寺與橋捨者
何小取者何大夜走山陰流螢萬個綠竹杖藜
片片可數有寺五雲王獻之瑞雲見而捐此後
勝也羲之能書寒冬開一街之花獻之能書青
蒼下五雲之駕此事何關捨宅余又登東山巖
三偉人雄談浩歎手捋長髯縱酒歌呼自得也
近之則晉代三謝衣冠風雨欲來鬚眉皆動夫
東山誰氏之東山而謝家父子是第以爲私也

指昔年所攜之姬爲謝家姬也躡飛電之影爲謝公馬也指田間所畫之梅影琵琶爲謝公梅也與公姬所抱之琵琶也又有异者此亦一東山彼亦一東山贈者多受者少遂令此山終爲乃公一家常據之物吾向疑除目濫于天也而非孤竹子晉謝公不以授意者山空水遠寧使餓夫笙客俠妓駿馬影落田間聲韻寒玉而無與俗同則人物志終讓天公雖然辟支茅土無所愛一丘一壑無所私諸公皆唾餘也夫

而笑今兩廣多寇盜出沒八閩江右破城圍邑
有 旨會勦不公之思而誰思凡百有心夕陽
過之何愛一椽一瓦以要此魂魄而作山河之
氣予又憶孝廉時與諸弟昆宿韋太守祠乞夢
夢神語韓襄毅斷藤峽傳不可不讀詰朝飲金
壇張廣文齋中出禮公廟貌歲月幾何嚙嚙岑
寂撫今祠感舊夢神者告我矣

勅封山陰縣大善寺肇興夫人記

夫人系錢女也而神其父錢大興紹興郡文獻
弘儒多貲亦多行義配沈氏多男祈生女夜夢
梵僧贈明珠吞之五月誕生夫人儀止端詳茹
素周覽典冊供佛飯僧不絕靜坐不聞聲者累
日父母愛之名曰善娘年十六日吾疾矣非世
藥可治所積嫁貲捨以建寺可鄰有黃元寶感
神夢願減值半施錢翁酬以五百奏聞勅賜夫
善寺賜彩二千疋造寺銀千兩畫錢女像爲伽

藍梁天監三年甲寅十二月八日也開元廿六年六月朔勅賜真容御書時天下皆造開元寺遂改大善寺額吳越國王奏復之以開元祝聖焉兩額齊至武宗會昌五年己丑毀寺宇上見一人詣宮請免驚問何人曰大善寺土地是年浙東道見一處女自稱大善寺伽藍全我招提報二子寺爲獨存後二子皆登第勅賜僧五人廣袤百畝以水界其四圍慶元三年塔寺焚殿如故僧得舍利一顆葬廢塔之下殘碑斷闕

不可攷府誌稱黃元寶捨非也扈駕征遼封
興夫人有挾妓宿寺者江南一二公子被誅而
妓免僧犯此者以盜以訟以火極殺之乃已嗟
嗟大士能愛人錢夫人能惡人能愛能惡皆佛
性也拂人性而不免忤佛性而必誅爲小人者
其戒哉

重修南禪寺記

捨宅爲寺古人多有之捨宅爲學自范文正始
壬大夫一捨何所不捨以天下爲己任當作是
觀左祀常蘇州重守土也右祀胡安定重司教
也滄浪一亭映帶其間西山來青南越壘石有
文事不忘武備二韓廟貌于斯巍峙俾南禪鏡
出于瑞光昂其首而鳴高吸巽水作者意義深
遠故蘇學甲天下而南禪寺翼戴爲最長洲之
有文星閣也撞南禪之鐘厥功等彼縣此郡南

禪大聲又居文星閣上而忠武襄教祠翼戴爲
最今瑞光修而南禪圯二韓將不保一廛可不
講乎前郡守龍沙王公有其舉之爲學非爲利
友人陸章甫端士也一日同貧衲寂行携殘碑
數紙示余余爲拂拭苔蘚如對昔賢商略建置
偶逢當事干旄過我衡門之下倒屣莊語夫天
下事急而求則晚也急而不求危莫支顛莫扶
獨爲君子文正懼矣嗟乎三吳賦役嘗學之衆
而未能言三吳水利嘗言之矣而未能行多言

數窮盡少默乎然予吳人也吳山焚鑿巽水隔
絕吳門忠告一論良可痛悼憶十年前吳大水
余止書政府平涵朱翁手答甚溫其歸也勸余
若乎口俱廢者然誠愛之也今遭

聖明之世何憚而不言歟又憶金甌初卜奔告
諸老力浚吳淞蓋曰生于吳而秦之越之居可
爲之地失可爲之時矣人亦有言好事難爲不
識所當爲者何事歟所易爲者又何事歟况先
先濟城內支河奉布

明旨引巽水畢入郡學灌注滿城旺氣內克正
急務也陳詞豈有忌諱歟遂語弟中卿鑄忠告
論而廣之然莫急于南禪矣